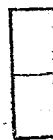


大衆文藝叢書

婚 事

張志民 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3 0528 3696 6

婚 事

張 志 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85763
307-9

目 錄

婚事.....	一
再等等.....	一五
井.....	二七
一兩米.....	三六
喜日.....	五三

婚 事

秋蓮這姑娘雖說是十五了，要看樣子誰也不會相信，小臉蛋一天到晚總是像那小蘋果一樣的紅，梳着那兩條小辮，活像兩棵蔥鬚，叫誰看也不過像個十二三的孩子，可是他當家嫂子却常常叨叨這麼一些話：「這會世道可就是變啦，才幾天不穿開襠褲的孩子呀，也作起媳婦來啦！說不定那天還要當娘哩！真叫人笑掉了大牙。」

從李家鎮解放的那天，我就住在了她家院裡，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我才明白了這一片話的底細，事情是這樣的：

秋蓮的女婿叫秋福，這個孩子也才十五，身子長的又挺單薄，就顯着越小了，因為老倆口就有這麼一個獨生子，誰說家裡不是那個富有人家，可是也養的怪嬌氣，就是秋福長到了十四五上吃稀飯還得他娘親嘴吹溫了遞給他才張開嘴哩！這個寶貝疙瘩在老倆口眼裡真是拿到手裡怕化了，鬆了手怕飛了，就這麼着生把孩子慣的越長越沒出息。

要提起這門子親事話頭可不短，這在十五年前，秋蓮的爹跟秋福他父親都在這個鎮子上德盛昌飯館當伙計，倆人好的不分你我，碰巧那一年秋蓮的娘跟秋福的母親都是當年秋天的月子，老哥倆在這兩個孩子沒出生以前就把這門子親事給作定了，說是：「要生一對男孩就拜作弟兄，要生一對女孩就拜爲姊妹，要生一男一女就成婚。」

總不會出了這幾條預料的，也偏巧就生了一男一女，因爲是生在秋天，男的就叫了個「秋福」，女的就叫了個「秋蓮」，從這以後，兩家的關係就由相好的朋友而變成了親家，可是兩個還不懂人事的孩子誰想到在娘胎裡就訂了親呢？

以後因爲總是兵慌馬亂，這個鎮子又是個過路的大道，不知那會出什麼差錯，德盛昌飯館就歇業了，老哥倆離開這裡以後，一個開燒餅爐，一個開餛飩舖，這倒也還是門當戶對，再加上倆家又是住在一個胡同裡，就越來越近了。

不想，秋蓮秋福懂事以後，倆人的小脾氣一點也不對頭，雖說是在一個學校裡上學，還是一個班，可是總沒有說過一句話，秋蓮是不說不道悶着頭用功

，秋福是手脚不開，踢桌子鬧板凳，秋蓮在榜上就沒下過頭三名，秋福總是大紅椅子包廂，倆人越大越不對眼，每天上學下學，秋福要看到秋蓮在前面走，他就得走慢點，秋蓮要看到秋福在後邊，她就得三步併成兩步。

去年八月節，秋蓮她爹把秋福他父親請到家裡，倆人一邊喝着酒一邊說起孩子們的事，秋蓮雖說沒在屋，可是站在窗戶根下把這話都聽見了，老哥倆商量的：「等孩子們長到十七上就給他們把事過了，這年月兵慌馬亂，當老人們的把這檔子事安排了就歇心啦！」秋蓮聽了這些個話，當天夜裡就向她當家嫂子整哭了半宿，她哭得兩個眼泡都腫得老高，嗓子啞得說不出話來，心疼的她當家嫂子也擦了半宿淚，她摸着秋蓮那小辮子說：「你別哭了，你從這麼小就生這麼大氣，以後落下大病可了不得，蓮：聽嫂的吧！到了那時候再說。」拿過個手巾給秋蓮擦了擦眼淚，可是秋蓮早哭的上氣接不上下氣了，她嫂子從小就喜愛秋蓮，一看秋蓮哭成了這個樣子就不敢再叫她走，怕的是小心眼一時想不開出什麼好歹，這一宿秋蓮就睡在嫂子屋裡了。

黑夜，人們睡定了的時候，秋蓮心裡也敞寬了點，這才跟她嫂子說了她心

裏的話，她一提起這檔子事不由的眼又發酸，還是帶着哭聲的說：「我爹這是往火坑裡推我，要到了他家門裡我活不了幾天……」說到這裡就又傷心的說不下去了，不過瘦子是明白，一來秋福跟她是死不對眼，再說秋福她娘，就是她未來的婆婆，性體不好她是知道的，那可真稱得起個「母老虎」，除了護着她那個獨生子秋福以外，就是連對他那親生的閨女小翠也是一樣的下毒手，一打就是半死的罵：「要你們這死閨女有啥用？給我滾，早晚也是跟人家走，」就這麼着生把那機機伶伶的小翠，給折磨的又傻又呆，見了人說話混身就打顫。

從這以後秋蓮心裡就像吊起了一塊千斤的石頭，總也下不來了，心眼裡只盼着那日子過慢點，萬可別到那十七上。到了學校裡總是一個人孤單單的不說話，十四五的個孩子心裡像犯着多大的愁，老師問她「有病了嗎？」她一個「不！」字沒說出口，眼淚花就先擠出來了。

誰想，越怕的事它越來的緊呢？那裡還等到十七，去年秋天，聽說解放軍離着李家鎮還有三十里了！秋蓮她爹就慌慌速速的去找到秋福他父親，急巴巴的說：「世道兒要變啦！共產黨要來了，老早就聽說，他們共產共妻，孫子們

的事可不能再等啦！趁着咱老人們還都掙着眼，不如早點把門子過了，反正早晚是這麼回事，爲啥不來個牢靠的呢？」秋福他父親一聽是理，並且說：「這會的情況挺緊，咱們兩家的交情也不是一天兩天啦，我看連婚禮也不用過，花轎也免了，領過來就算啦！以後平妥了再好好的辦，你看行嗎？」這話也正投秋蓮他爹的脾氣，他連連的說：「行！行！就照這麼辦吧！」秋蓮他爹順手又在桌子上拿起來一本曆頭，一看，第二天就是個吉日，就高興地說：「巧！明日就宜婚禮，咱就明日晚上領人吧！別的什麼也不用張羅，嫁粧衣裳等平定了再做，親戚朋友也平妥了再請吧！」這兩家的事只要這老親家倆一商量通了，就是誰也不能駁回了。

秋蓮她爹回去的道兒上想到：這事還不能馬上告訴秋蓮，領的時候再說，到家就偷偷的先跟她娘講了，她娘一聽說閨女明兒就要娶，就長長的嘆了幾口氣說：「娶吧！俺閨女娶到他家就得死到他家呀！……」說了一句話兩條腿一盤坐在炕上兩眼的淚就撲簌撲簌的流了一大襟。

總是沒有不透風的牆，這話當天晚上就傳到秋蓮耳朵裡了，秋蓮一聽，氣

得躺在地下就打滾，把小褂也扯的一條子一條子的，披散着頭髮要跳河尋死，她當家嫂子聽說秋蓮要跳河尋死，連忙就趕來了，嫂子把秋蓮扶起來領到她家裡撲撒着她的胸脯勸她說：「去吧！蓮！妳爹跟人家早說停當啦，不去不行！」秋蓮說：「他說的叫他去，我是死也不去。」嫂子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管嗎？又沒辦法，想到這兒他就不由的想到這要是在山裡頭她娘家那共產黨的地方，就再沒有這樣的事了，這事要想解決就非得共產黨來了不行，她就跟秋蓮小聲的說：「共產黨快來呀！妳先去吧，以後他們來了嫂子給妳想法，啊蓮！不能不聽嫂的話，妳氣死頂啥用呢？」就這麼着才把秋蓮穩住，到第二天晚上，雖說是哭成了個淚人人，可總算是叫領過婆家去了。

過門的這天晚上，就開了一場大笑話，秋蓮哭着要回去，秋福是趕也不進屋睡覺，他父親硬逼着他到媳婦屋裡去，他娘也往屋裡拉他，他把眼一斜楞，脚一躁：「叫我！你們不去！」秋福是說什麼也不去，秋蓮一個人是不敢在屋睡覺，非叫他當家嫂子陪伴着她不行，這新婚之夜就是她當家嫂子陪伴着她整整坐到天明。

要說這是檔子喜事，倒不如說這是一檔子髒心事，從秋蓮過門眼裡就從沒有斷過淚，心裏就像有一百個褶兒一樣的不舒展。

過門還沒有半個月，一天晚上，她連頭臉也沒有梳洗，挾着個包袱就跑回娘家來了，爬到娘懷裡就哭了個不住聲，娘從秋蓮嘴裡也問不出個爲什麼？可是自己親生女兒哭的這麼傷心，也就忍不住的嚎起來了，娘倆哭得街坊四鄰都來看熱鬧，以後才知道是因爲秋蓮把飯做糊了，她婆婆拿錐子扎了她的手，秋蓮從回來以後是死也不走呀，天黑了她爹跟她當家嫂子才把她送回去。

秋福從娶了媳婦以後就不敢蹬學校大門，小同學們一見面就拍手起鬨，跳着腳的嚷：「瞧新姑爺呀！還沒有塊豆腐高哩就娶媳婦啦！」秋福爲這個事也不知哭過多少場。

婆婆呢？是指望着娶個媳婦添個幫手，做飯，打雜，縫縫補補，那樣都得來兩下才行，可是秋蓮才是個十五的孩子，不但侍候不了人還得人侍候她，婆婆的嘴天天蹶的能拴住個叫驢，見了秋蓮就沒有好氣色，斜着那眼睛才罵哩：「我娶你不是兒媳婦，是添了個小婆婆。」

那天，秋蓮她爹跟秋福他父親又到一塊提起了這孩子們的事，秋蓮她爹還是摸着小鬍子拿着老主意說：「孩子們還小哩，大了就好了！」可是親家母們早因為這孩子們的事懷恨的不可開交了，秋蓮她娘到街房家串門的時候，就總得要說說：「那個死娘們性體可太壞呀！我那閨女從娶了以後就沒得過一天好氣，她疼自家的，打人家的！死娘們呀！」從過了門兩家的口舌就沒有斷過。

秋蓮過了四整整二十天的時候，李家鎮「國軍」的崩樓子上「轟！轟！」的落了兩個大砲彈，震得全鎮的窗戶紙都破了，秋蓮她爹吓得拿被子擋上窗戶，拍着老婆子的肩膀說：「來啦！來啦！連這事辦的可真是個當兒，」兩砲響過以後就再沒有聽到什麼，他壯着胆子扒着牆頭往街上一瞧，急忙又縮回來了，回倒屋裡哆哆嗦嗦的跟着老婆子說：「街上滿了，共產黨進來啦！」老婆子雖說是心裡有點驚，可從共產黨真來了倒把對閨女的事不滿的心氣打消了一半，她很知足的說：「只要把閨女安排了，咱老倆死活算個啥！」

李家鎮解放的第二天早晨，秋蓮她爹就聽見賣燒餅賣豆芽的一樣的么喊，他出街一看，共產黨的軍隊不打也不罵，就順便的到了秋福家，他去的目的是

想顯示顯示他預料的對了，共產黨真的來了，可是碰巧秋福的爹躲出去還沒回來，他就把要說的話跟親家母說起來了，他說：「孩子們的事總算是辦對了，要晚辦上幾天等鬧起共產共妻以後，這門子親就得吹了，親家母雖說是不滿意她那個又笨又小的兒媳婦，可是一個女人家聽說共產共妻，就想到兒子有個媳婦總比沒有強，也就挺滿意的說：「倒是我們親家有眼力！」

解放軍進了李家鎮快半個月了，秋蓮她爹看着解放軍處處都挺順眼，可是他總納悶，共產共妻這個事怎麼還聽不到風聲呢？這個疙疸結在心上就總也解不開，還是抱着那個老主意：「早晚得鬧。」

李家鎮一解放，秋蓮心裡就像點上了一盞明燈，亮多了！剛解放第二天，就跑去找她當家嫂子問：「大嫂！怎麼也不見那共產黨的女工作員呢？妳說共產黨來了就有辦法，可有什麼辦法呢？妳可得給我張羅呀！……」她大嫂常回山裡住娘家，解放區裡的事她知道的可不少，以前國民黨在的時候她也斷不了跟街坊們說什麼婦聯會呀識字班呀的，這會一解放，她就更敢說了，她說：「蓮！你別急呀！咱鎮上以後也得成立婦聯會，婦聯會裡就能辦這個事，」從

這以後的日子秋蓮就是數着指頭過的，恨不得一下子成立起那婦聯會。

那天，秋蓮正燒火做飯的時候，忽聽着街上一邊敲鑼一邊么喊：「男女老少！……吃了早飯……到老爺廟裡開會……全部要到，」秋蓮連柴火都忘了添啦，光顧得直着耳朵聽，她那小心眼裡沒想別的，她想：開會一定是先成立婦聯會，高興的她只吃了兩口飯就把碗放下了，等別人吃完她急忙的把傢俱刷了，一口氣就跑到她嫂子那兒去了，領着她嫂子一塊到了會場。

先講話的是一位王區長，他說：「李家鎮已經解放了，咱老百姓都要安居樂業，好好的過日子，別信壞人的謠言……」接着又有個女工作員說：「國民黨說我們共產共妻那是胡說八道，共產黨是主張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反對買賣包辦……」說到這兒秋蓮她嫂子就擠了擠秋蓮說：「你聽，你聽！」其實秋蓮聽的更仔細，她把耳朵邊上的長頭髮都撩到後邊去了。

這個會，秋蓮的爹、娘都參加了！回到家以後，秋蓮的娘就埋怨他爹說：「要聽人家那個娘們講，那裏共產共妻呀！都是你個老東西精的過分了！害的俺閨女好苦。」秋蓮她爹說：「耳聽不真，眼見爲實，說是那麼說，還得往後

瞧瞧才能信。」不過秋蓮她爹對於「共產共妻」也從着完全相信變成半信半疑了。

從這個會以後，秋蓮茶裏飯裏是這個女工作員的影子，黑夜作夢她也夢見這個女工作員，穿着粗布黑棉衣裳，留着短短的頭髮打區上來了，她來成立婦聯會了，秋蓮一天到門口看幾遍，總盼着那個女工作員打他門口過的時候，她一把拉住她跟她說，她想，見了女工作員一定領到嫂子家去。

一直的等了五天，這個女工作員可真的來了，她來就是要成立婦聯會，她到那小門樓裡找那受苦的娘們談了談，都是說：「俺們鎮上就得數人家秋蓮她嫂啦，又能幹，又爲人，村裡沒有人說人家不好的，」她就一直的到了秋蓮她娘家，秋蓮一聽說女工作員到了她嫂子家，她也就急忙的趕了去。

雖說秋蓮早就盼望着跟這位女工作員說說，可是今天真的來了，她倒不敢開口了，抓住她嫂子的手哭了起來，女工作員問：「怎麼啦！小閨女，妳有啥事不痛快？」她只是一句話也不說的哭得更傷心，這時她嫂子才把這事從頭到尾的說了一遍，女工作員聽完了就問秋蓮說：「你說怎麼辦呢？」秋蓮有點害

羞還是不敢張嘴，這時她大嫂說：「說吧丫頭！這會不說啥時候說呀！」秋蓮一想害羞不說不行，就障着他嫂的胆子說了：「我們倆死也不對眼，我死也不在他家呆！」女工作員先勸着秋蓮說：「你別哭，以後這事情有辦法。」

這位女工作員把成立婦聯會的事跟秋蓮她嫂子商量了以後，又叫領着他到了秋福家，秋福一聽是爲她媳婦的事，羞的就不敢見面了，這就叉打發秋蓮她嫂問了問秋福，秋福說：「我見了她就黑瞎了眼，我死也不要她，她再到我們家住着，我就把她趕出去！」秋蓮她嫂子跟這女工作員一學說：女工作員說：「這不是要不要的事，趕更不行，男女是一樣，政府裡有法令，要按着法令來辦事，」大伙子聽了以後都笑着說：「這真是檔子孩子事呀！」當天女工作員就把這個意見帶回區裡了，臨走告訴秋蓮她嫂說：「這事等成立了婦聯會以後再解決吧！」

經過了七八天的準備，今天在李家鎮老爺廟開全鎮的婦女大會進行選舉，秋蓮比誰到的都早，選舉之前由區上的女工作員講話，她說：「要說舊社會的苦，咱女人比男人還多幾層，咱女人比男人也並不少呀，全國四萬萬七千萬咱

就佔一半，要解放男人也得解放女人，咱要解放就得要組織起來，今個成立婦聯會，就是成立給咱們辦事的機關，選的時候要選那知道咱婦女的苦處，能給咱辦事的人。」他講完了以後，大伙子都咯吵着說：「秋蓮他嫂，又精明，又能幹，從九歲上就當童養媳婦，沒有她沒受過的苦，可別忘了他。」選罷一唸票，秋蓮她嫂的最多，一共是九個委員她是主席。

婦聯會成立起來以後，別的工作還沒有辦，秋蓮就急着要求解決他這個事，區上的女工作員說：「那麼妳們就先討論討論這個事怎麼辦吧！」

婦聯會一研究，把秋福秋蓮的爹媽都請來了，秋蓮她爹說：「我們倆家子是老交情，親是十幾年前就訂妥了的，再說：誰跟誰是夫妻那是命份裏註定了的，兩口子不合是八字上趕的，我早到卦攤上問過，人家說過了這個節令就好啦！」秋蓮的嫂子說：「也別怨神，怨鬼，怨命份，這兩個孩子還沒有生下來你們就把婚給作定了，這該怨老人，怕共產共妻十五上就娶了，這也該怨老人，我是受過這氣的，我看誰包辦也沒有自己打主意好，依我說是離嘍？」秋福的婆婆說：「離吧！我怕啥，俺家有兒子就不愁媳婦！」一聽這句話就氣得幾

個婦女委員都搶着要說話，一個青年媳婦說：「就像你這樣的婆婆，對待兒媳婦不像人，你兒子再娶上媳婦也得散了。」秋蓮的婆婆雖說是厲害，她可是看人下菜碟，今個一看見有區上的工作員，人家說他兩句她也就吃了。

秋蓮的娘跟秋福的爹，意思都差不多，他們說：「只要孩子們願意離就離了吧，再說他們也都小哩，以後再提也不晚。」最後是女工作員說：「政府裡根據這個事的情形，跟你們婦聯會的意見一樣，批准秋蓮跟秋福離婚。」

秋蓮的父親回到家裡以後，後悔的跟老婆子說：「這事都怨我老糊塗，聽風就是雨，人家共產黨不是共產共妻嚟！人家是婚姻自主」，老婆子一聽說叫她閨女回來，再不受那個罪了，也樂的忙着收拾屋子，那頭呢？秋福的娘跟秋福頭一個高興的，是秋蓮一走去了塊心病，他爹雖說是不太舒心，可是也明白區上解決的合乎人情，再說兩家的口舌以後也可以免了，也就覺着挺好。

秋蓮當天就收拾上包袱回來了，過了三天，太陽剛出來，有一個小姑娘提着書包上學了，梳着兩條短短的像蔥鬚一樣的小辮子，那就是秋蓮，才真像個孩子哩！

再 等 等

熄燈號已經吹過了，院子的牆角下還有兩個人在那裡吃吃喝喝的說話，那是三排長在向指導員彙報着今天的工作。他把整個的工作情形談完了以後又說到一個問題是：「九班張小柱這幾天情緒不大好，像是心裡有什麼負擔。」指導員說：「那還不是爲他婚姻的事，家裡再三再四的來過好幾封信叫他回去結婚，一定是受這個事的影響。」三排長不太同意的說：「要我看不是這個事，他不是早就叫文書給他寫回信去拒絕了嗎？在全體軍人大會上他也提過保證說：『革命不勝利不結婚。』難道那就算放了頓空砲嗎？再說他是個老實人，決不會說漂亮話，我看不是爲這個事。」指導員沉默了一會說：「那我就猜不透是什麼事了，只有等明天找他談談吧！」

說到這裡忽然聽到九班的房子裡一陣大聲吵嚷，特別是張小柱那個聲音聽得清楚：「劉福子！你說話要有事實，別他媽瞎造謠！」

在熄燈以後這樣大聲的吵嚷按軍隊的規矩是不准許的，所以三排長和指導

員便向九班的房子走去，打算制止。

走在窗下聽見劉福子說：「小柱你也別着急；既說就有事實，咱們說的聲音大了影響別的班睡覺，人家要給咱提出個意見咱們可沒話說。」他接着又跟大伙說：「我說說張小柱的新聞你們是不是願意聽呀？」

劉福子這個人是個又討人厭又叫人喜歡的人，什麼話從他嘴裡一說出來大家聽着就特別有興趣，所以大伙都說：「願意！說吧！」

因為劉福子要說張小柱鬧情緒的事實，這正是指導員和三排長猜不透的那個問題，索性兩人也沒進屋制止，就悄悄的坐在門口也聽起來了。

劉福子壓低了嗓子說：「你們說人家小柱爲啥情緒不高呀？人家家裏有個花不嚙咚的大姑娘，我這可不是瞎編，因為我跟小柱是一個村的我才知道的這麼底細，那個姑娘叫——玉梅，在村裡還當着個幹部，今年整二十，要論模樣兒可真不壞，比高的矮點，比矮的高點，是那麼個中流個；比黑的白點，比白的黑點，是那麼個棗湯色；要說那兩隻眼睛呀！可簡直的像兩顆水葡萄。」

班長一聽到劉福子說的話有影響，就馬上插言說：「算啦！算啦！誰叫你

說這個，這不是擾亂軍心嗎？」

劉福子說：「班長，你別給扣帽子呀，我這才是個小段，正題還在後頭哩！」他便接着又說：「日本投降那年，小柱在村裏當民兵中隊長，俺們村的民兵實在是棒，摸了幾次崗樓，打了幾次汽車，那年得了三十多隻槍，縣裡下令表揚張小柱是『民兵英雄』。這可不是要說英雄就得愛美人，人家玉梅也不是個菜貨，十六七的姑娘上地送糞，夏天拔麥鋤苗跟男人一樣，趕車送公糧一個人照護兩套車，區上開大會請她講話，給她帶花，在我們那一片誰不知道有個女勞動英雄叫大玉梅呀！」

小柱聽得不耐煩的說：「你隨便胡說我，明天報告指導員去」。

劉福子說：「你報告去吧，指導員要是不信，我就領着他調查去，我說的是事實，這又不是丟人的事，你着什麼急呢？」

劉福子這個巧嘴，說得小柱無言答對，他更俏皮的說：「誰不想聽誰就堵上耳朵，我反正是要報告新聞。」

實際上劉福子是知道大夥都愛聽，就是張小柱也不反對，有時候他自己也

跟別人扯一扯他家裏的未婚妻對他怎麼樣的好，所以劉福子還是往下說：「那年小柱二十二上，村裡沒人不贊成人家是個好孩子的，玉梅眼力也挺強，倆人心裡就都有啦，村裡風聲也不小，這個說：『小柱跟玉梅鬧自由哩！』那個說：『人家倆人對上象啦！』誰也是覺着這一對情人挺般配，誰也是希望着這門子親作成了。可就是有一樣，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小柱家裡是特別窮，玉梅的娘又是個老勢力眼，死也不把閨女嫁給小柱，因為這個事玉梅的娘一定要把玉梅趕出去，他娘說：『他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妳去了跟他住廟要飯呀！妳要是嫁了他一輩子也別蹬娘的門坎，別給娘丟這份人。』玉梅說：『我尋的是人，我不是尋的房子地，他住廟要飯我甘心情願。』從這以後母女倆是越來越遠，小柱跟玉梅是越來越親近，當年冬天小柱帶頭參了軍，玉梅把他叫到一邊說：『你去吧，我一定等着你！』小柱也告訴玉梅說：『妳娘要不叫妳在家呆了就到我家用，』從這以後聽說玉梅就到了小柱家。」

劉福子這篇話把圈的人也說得不圈了，大伙子亂七八糟的一陣議論後，劉福子又說：「以前你們光知道他家裡已經訂了婚，可不知道他有這麼好的個媳

婦，小柱！醒醒吧！別裝睡了，你有這麼好的媳婦在家裡等着哩，還鬧什麼情緒呀？是不是想她啦？」

大伙子一陣吵嚷：「是！是！一定是！」

說起這事來小柱怎麼還能睡着呢？再說劉福子說的都是實情，他也知道劉福子不是什麼惡意，而是給大家解解悶，可是小柱這個人臉皮特別薄，所以便又好像不耐煩的說：「你們聽話要看人，狗嘴裡可吐不出象牙來！」

這時候三排長在窗子外面才說了一句：「該睡了，天氣不早了，明天還要出操哩！」大伙一聽是排長的聲音，這時屋子裡除去有的人瞌上頭鑽進被窩裏咯咯的笑了，以外就再也聽不到任何的聲音了！

第二天出操回來，小柱找到指導員房子裡，敬禮以後，一句話也沒有說，指導員問他做什麼？他才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說：「他們又來信了！」指導員打開信一看，是這樣寫的：

「柱兒：爲兒婚事，連去數信，兒總一再推辭，但兒媳年已二十，實當完婚爲妥，恐兒在隊因工作繁忙不易告假，父於旬日內即帶兒媳前往，兒應向上

級請求準備於隊上完婚……父名不具。」

指導員剛剛把信看完，小柱又露出他那這幾天再也解不開的愁臉說：「她們要真來了可怎麼辦呢？」

「怎麼辦？你不是早在大家面前講過嗎？就照那麼辦呀！」

小柱坐在凳子上，眉頭皺得緊緊的半天不說一句話，只是一勁的想着，家裡人爲什麼這麼糊塗呢？你來可幹什麼？自己在大家面前提了保證，這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嗎？這事可怎麼辦呢？

指導員看了看他那個難過的樣子，便向他解釋說：「來是擋不住的，來了跟他們好好談談，叫他們回去，只要你處理的好，大夥也不會說什麼。」

聽了指導員解釋，小柱心裡這幾天的苦悶算是解決了一大半，但是「家裡人來了」的影子還一會會的出現在他的腦子裡，心裡很覺不安。

指導員知道了他這幾天情緒不高就是爲這封信的事情，便又問他：「你這信郵來幾天啦？」

「人家捎來的，八天啦！」

「你不應該告訴我們這麼晚，你這幾天是自我苦悶，早點和上級說了不早就解決了嗎？」

他和指導員談完話，剛出大門就又返回來了，一進門連脖子帶臉通紅，好像是作下了什麼羞愧的事，他很難以開口的說：「報告！她們……來啦！」指導員聽說他家裡人來了，就急忙出去迎接。

這次來的是三口人，小柱的爹、娘、還有玉梅。指導員迎到門口上說：「大伯，大娘！辛苦啦，來我幫你們提上包袱，快進屋來吧！」隊上同志們的熱情，感動得小柱的娘幾乎要流出淚來了。

同志們聽說小柱的媳婦來了，一會就傳遍了全連，雖然指導員叫通訊員去告訴大家說：「影響不好，不要一夥夥的來瞧。」但仍然是一會會的有人到連部來喊報告，這個說：「報告！我們班長在這沒有？」那個說：「報告！指導員！這個問題怎麼講呢？」除去以看媳婦為目的來「報告」的以外，還有人不斷的扒着窗戶縫兒瞧，特別是九班的劉福子，看了回去比劃着向大家學說：「小柱低着腦袋，臉紅的活像小鷄下蛋，他媳婦那兩隻眼睛呀！滴溜、滴溜的真

看他。」

指導員先問到大伯家裏的情形，大伯說：「俺家幾輩子都是給人家扛活，以前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土改以後才分了十二畝地三間房，這兩年吃穿都不用愁啦，可就是我六十好幾的人，地裡的活兒幹不了多少，那幾畝地就全是靠我們兒媳幫着種，」說到這裡小柱瞟了玉梅一眼，猛然地又把頭轉過來了，玉梅的臉也頓時紅了起來。

把他們家裡的人安排了地方休息以後，指導員便和小柱談這個事情怎麼解決，談的結果是指導員找倆老口，談談部隊上現在延緩婚姻的情形，小柱跟玉梅談談叫她再等等。

傍晚，隊伍都出去遊戲了，小柱和玉梅坐在後院的柳樹底下，這時，除去樹上有兩隻小麻雀「喳喳」以外，一切都是靜靜的，倆人互相打量了半晌，結果還是小柱先開的口：

「你幹什麼來啦？」

「不是我要來，是爹媽非叫我來不行！」

.....
「咱們家地裡的活累嗎？」

「不累，比你們前方打仗輕閒的多哩！」

.....

「你娘這會理你嗎？」

「比過去強點！」

.....

「再等我兩年行嗎？」

「三年都等過，兩年有什麼不行呢。」

小柱看看玉梅那曬得黑黝黝的臉，使勁的抓住了她那雙粗健的手，玉梅也翻起她那兩隻大眼睛看了小柱，她心裡在想着，他比過去雖說是瘦了點，可是看着更結實了，玉梅幾次的想張嘴說話但並沒有說出一個字來，本來在來的路上她整整的想了一道兒，想把這兩年的事好好的跟小柱說說，可是今天真的坐在了一塊，也不知爲什麼一句話也想不起來了。

他們的談話雖然很簡短，但從他們的眼睛裡，玉梅是在說：「你在隊上努力工作，可別落後！」小柱是在囑咐：「你在家裡好好生產，侍奉爹娘！」倆人一個共同的希望是：「咱們都要互相的等一等，革命已經快最後的勝利了！」談的時間已經不短了，小柱一看太陽快要落了，忽然想起隊伍馬上就要回來，大夥子要看到了我們倆談話，又不知要怎麼樣宣傳哩！他特別的又想到了劉福子那個討厭鬼，要叫他知道了更不得，便跟玉梅回來了。

小柱一邊走一邊想，這個事的解決主要是在父母身上，便打算去找爹娘再好好說。

指導員跟大伯大娘談了很久，許多道理老倆口是明白了，可是大伯還仍然不死心的說：「孩子們都不小了，實在是應該結婚，再說結了婚也不是叫他退伍，爲啥不叫結呢？」指導員也說：「解放軍裏不是不准結婚，咱們要看看這是個什麼時候，眼看革命就勝利，這正是使勁的時候，咱們隊伍上要一鬧結婚鬆了勁，叫蔣介石喘過氣來，再壓到咱們人民頭上，那不要說結婚呀！什麼都得完了，你想想那頭要緊吧？」

老大伯這個大道理是明白了，可是他總認爲他家柱子跟別人不同，再說他一個人的事對革命也沒關係，所以他又說：「俺小柱一個人對別人不會有什麼影響吧？」

指導員耐心的說：「這不是一個人的事，解放軍好幾百萬，沒有結婚的可以多着哩！再說革命到了今天，說等，也不是等十年八年，等等算個啥！」

老大伯覺着指導員說得處處有理，也就再不能駁回的說：「這是孩子們的事，只要他們願意等等，我們老倆口子沒什麼。」

這時候玉梅從外面進來，小柱跟着進來了，指導員趁着這個機會說：「正好，全家都到了，這個事咱也不能盲目的服從部隊上的規定，都要弄清楚這個理，你們就開個家庭會議，討論討論吧！老大伯當主席，我參加。」

老大伯從炕沿上又盤腿坐在炕當央，滿意的摸着鬍子說：「我就當主席。」他望了望每個人的臉，看着柱子是想要說話，便用手指着說：「柱子你先說吧！」

小柱這會的臉並沒有紅，而是堅定的說：「我說革命不勝利就不能結婚！」

又問玉梅：「你呢？」

玉梅扭轉她那已顯得很羞澀的臉說：「依着我就不能來！」

小倆口都不同意現在結婚，老大伯只好拍拍老婆子的肩膀問「嘿！你說說吧！」

老大娘一看這個陣勢怪有個意思，便什麼也不說的只是個抿着嘴的笑，意思是對孩子們的意見並不反對。

這時，同志們遊戲回來了，大家都來看這場子有趣的事，抓得滿窗都是眼睛，劉福子討厭的撩開門簾子往屋裡探了探腦袋，大叫了一聲：「柱兒呀！你可長住點腳根，別進了那盤絲洞，叫人家動搖了立場！」一說完就跑開了，窗子外面的人也拍手喝起采來，老大伯露着那脫落了的牙齒笑了，小柱看了玉梅也笑了，指導員擠着那笑迷迷的眼睛說：「大伯！作結論吧！」

老大伯笑嘻嘻的說：「按大夥的意見，就是再等等。」

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夜

井

六月十五號，指導員在軍人大會上講：「入城以後因爲大夥不注意節省，咱們用的自來水超過了三四倍，爲了補上虧空，爲了節約，我們打算發動大家在後院裡挖一個井，就是以後節省了水費，一來可以改善伙食，二來可以幫助有的同志解決些家庭困難，咱每天遊戲時間挖，有十天就挖成了，大家同意不同意？」

一百多人都舉起手齊聲的喊：「同意！」

我仔細的往下看了看只有孫二呆沒有舉手，並且把眼一斜楞，撇了撇嘴，聳了聳鼻子，表示不滿。

孫二呆是去年石門戰役解放過來的，河南人，又饞又懶。要說出勤務，他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癢，黑夜叫他站崗一叫就是半點鐘，扶起來他坐着睡，就是醒了，他還得一連氣抽三鍋烟，要一說吃，他那興趣頭就上來了，什麼時候伙房一殺豬，他就從捉豬一直看到煮肉，殺豬的炊事員討厭他的說：「你往一

邊站站，太礙手！」他只當沒聽見，非得摸摸豬頭動動豬尾巴才過癮，要等到伙房煮肉的時候，他一會會的去轉轉，總怕悞了拆骨頭的機會。

散了會，孫二呆一邊走一邊講：「解放軍就有他媽這份窮癮，有福不享，進了城還挖井，真他媽今古奇觀上也少有。」

晚上各班都開班務會討論挖井的事，我就參加了孫二呆他們班。

在會上，孫二呆頭一個說：「上級光說節省，還怎麼着節省呀？再節省就把嘴縫起來吧！咱這生活還嫌不苦嗎？一星期才吃兩頓白麵，七八天吃一頓肉，人家推糞車子的還吃大餅老豆腐哩！自來水也不叫使啦！我不吃水也不挖這份井，班長！把我的糧食給我領出來，我吃炒米！」

大夥一聽這一套子囉嗦話，就有七八個人舉起手來要發表意見。

班長說：「王林先說吧！」

王林說：「那天我跟孫二呆一塊出勤務，走到一家酒舖門前，他非要進去喝酒不行，掏了半天口袋裡還有十塊錢，沒喝成，就不顧影響的罵：「老子當個解放軍還不如個叫化子哩！叫化子一天要好幾百，我他媽一月六斤小米，買

盒烟抽連洋火都沒有，他媽媽的！」

黃求仁說：「那天黑夜你們都去開會了，我和孫二呆有病留在家裡，躺在床上他不息燈，他說：『不點着電燈我睡不着覺，』還有上次開始吃高粱米的時候，他說：『養不起兵就他媽解散，別叫人們吃豬食。』」

李玉堂說：「春天那時候種菜園子他就罵街，他說：『街上那麼多菜非自己種不行，靠這也發不了財，小哩小氣，扣扣屁股吮吮指頭，一輩子也成不了大器！』」

班長說：「孫二呆從入城以來，受城市腐化生活的影響很大，滿腦袋瓜子享受思想，忘記了過去的苦處，不想想我們革命還沒有最後勝利，千千萬萬的人還在那裡拼死拼活，多少蔣管區老百姓還挨餓受凍，我們住在城市裡還不知足，這樣下去太危險！」喘了一口氣接着又說：「節省自來水是對的，大家都同意挖井，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自來水就忘了過去吃不上水的時候！」

最後徵求孫二呆有什麼意見，他眉頭皺得緊緊的，鼻子裡出氣像風箱一樣粗，雖說是仍不服氣，可是一看這個陣勢對他挺不利，也就不得不低頭，沒好

氣的拉長聲說：「沒有意見——」

第二天集合挖井的時候，班長叫他去，他說：「我肚子疼，去不了！」班長心裏明白，昨天會上對他這種思想解決的不徹底，再說也不是一天半天可以打通的，一百多人挖井也不在乎他這一個人，所以就沒有強叫他去，就說：「你休息吧！」

人們都挖井了，他一個人到伙房裏拿了兩塊鍋巴，回來躺在床上，一邊吃一邊唱：「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院子裡的人一聽肚子疼的病號唱起二簧來了，就進來了好幾個人瞧，一推門，他慌慌忙忙的把鍋巴壓在了身子底下，馬上就又「唉呀！」起來了，有的同志問：「好點了吧？吃東西沒有？」他裝着那個發癱疾似的聲音說：「一口也嚥不下呀！」

大伙都知道他是思想病，教育他的法也使絕了，可就是解決不了，從挖井到現在他整整病了七天啦！

這天，大伙挖井回來正喝開水，連部的小通訊員喘吁吁的跑來了說：「孫二呆，你娘來了，」孫二呆說：「你小傢伙別跟老子病號開玩笑！沒事來叫乾

爹親親臉吧！」可是沒容得小通訊員答話，他娘就進來了，二呆一看是他娘，把被子一擦就坐起來了，沒容他叫「娘」，他娘就叫了一聲：「呆兒！」那像是早已準備好了的眼淚一下子就倒出來了。

二呆兩眼也淚生生的望着娘，心裡想：才五六年的工夫，怎麼這麼大變化呢？娘老多了，臉上堆滿了皺紋，瘦多了，脖子上露着青筋，穿的衣裳補綻壓着補綻，二呆心裡還想：「這是我娘嗎？」可是自己明明知道錯是不會錯的，二呆問：「娘你怎麼來的？我兄弟怎麼沒來？」

娘的聲音有些變了，他娘說：「你兄弟他……他走了……」接着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蓋着大紅印的條子，上邊寫的是：「茲有軍屬孫王氏去天津看兒子，請准予免票乘車。」娘說：「這是政府的免票證。」

全班人都忙着給大娘倒水點烟，班長去告訴伙房給做飯，按照規定家屬來了頭一頓吃細糧，班長向炊事員說：「來的是老大娘做熱麵湯吧！」

天已經黑上來了，二呆把電燈打開，大娘的眼忽閃一亮，他心裡覺着這城裏可太方便呀，這一個電池比多少個油燈都亮，她又擦過二呆身上的衣服說：

「你們穿的這布倒怪結實的，一年給幾身呀？」

「三身！」

又掀起被子摸了摸說：「被也怪厚的，舖蓋都有吧？」

「有！」

「鞋襪子不缺呀？」

「不缺！」

「你們算享上福嘍！這不容易呀！」

班長端了飯來，給大娘盛上，她一邊吃還一邊問：「隊上吃的飽吧？」

「吃的飽，不够吃了重做！」

「初一十五也見個葷腥兒吃點麵不？」

「兩三天就吃一頓麵！」

大娘拿筷子挑了挑碗裡的麵條說：「這飯裡的油永倒不少，咱家裏可過不上這生活呀！」大娘又轉過頭來跟班長說：「俺家二呆自小就趕上家裡苦，七八歲上過年就吃不起餃子，沒穿過個新衣裳！從小不知道那被子怎麼蓋呀！」

吃完了飯二呆他娘就和兒子述說起這幾年家裏的情形，班長還有幾個同志也一塊聽。

老大娘提起這個傷心事不由得聲音就變了：「家裡這幾年的那個罪一口說不完呀！連着是鬧了三個災年，那一年是籽粒不收，餓死的人就無其數，臘月三十兒我領着你兄弟出去要飯，想不到呀！那閻王爺也真下得去手，這孩子也够狠心，他連餓帶凍死在半道兒上，就留下了你這個孤娘！」說到這兒，眼淚撲撲的掉了一大襟。

「這兩年地裡長個莊稼，不够給國民黨要的，咱三畝地就出三百斤小麥，你想想，砸鍋賣鐵你娘也拿不出來呀！他們把我綁到局子裡，鄉長說：「給不起就捲席拔鍋，今年他們走的時候，把咱地方搶了個什麼也不剩，我的幾件裝棺衣裳都給拿走了。」撩起大襟擦了擦眼淚說：「這幾年的日子是數着米粒過來的呀！那閻王爺就不長眼「偏偏的留下了你這個老不死的娘！」

二呆問：「咱家裡什麼時候解放的？」

老大娘說到這裡心眼裡似乎平穩了許多，聲音也顯着大了些的說：「今年

正月才解放，解放後說我這老婆子窮，怕我餓死，政府裡就先給了二百斤賑糧，三月間接到了你去的信說你參加了解放軍。娘可不知怎麼高興好呀，政府裡說咱家是軍屬，又送糧又送柴，找傢俱，過五月節給送的肉，送的粉條，我心裡怪覺着不樂意的，他們說我這老婆子光榮，我說：「够吃就行了」可是我這心裡就是有一怕，我就怕那國民黨再回來呀！」

班長說：「國民黨他死也回不來了，放心吧！」

老大娘說：「那就好，你們好好的打，萬也別叫他回來了。」老大娘又扭回頭去看看二呆，在那裏低着頭，一句話也不哼。像是有多麼大的愁事，娘說：「你不用替娘難過，這日子過去了，娘見你身體強壯心裡就痛快了。」

當天晚上二呆把娘送到家屬宿舍，回來啥話也沒有說就躺下了，大伙都很奇怪的問：「二呆！開話匣子吧！又到你罵大街的時候啦！」可是他一聲不哼的在想，他想到過去對生活不滿足是忘本，他想到講怪話罵大街都是不應該的，他想到挖井不該不去，他難過極了，眼淚滴滴的掉在枕頭上，大伙靜了起來便聽到了他啼哭的聲音，班長問：「二呆，怎麼哭鼻子啦？那麼大的人？」叫

這麼一說二呆就越放聲的大哭起來了，可是當天夜裡到底也沒問出他個爲什麼？

第二天清早，二呆整了整衣服，就去找指導員，報告敬禮以後，眼圈就紅了，指導員問：「你娘來說家裡困難嗎？不要緊，咱挖井省下的水費可以給你家解決些困難！」二呆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他哭着說：「指導員！以前我錯了，我講怪話罵大街，反對節約都是忘本，我忘了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吃不上飯啦！我錯了！我錯了！」

指導員安慰他說：「你知道錯了以後能改就是好同志，咱不能『身在福地不知福，』咱人民軍隊什麼時候也不能忘本。」

晚上，值星班長又吹哨集合挖井的時候，還是沒有見孫二呆，等大家走到井跟前一看，早有一個人在那裡累得滿身大汗的挖哩，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看！人家孫二呆早來了！」

一 兩 米

指導員講完了課，看了看錶，離下課還有三十分鐘，想了想就跟大家說：「現在還不到下課時間，咱們就利用這個功夫，開個大討論會吧！這就叫趁熱火打鐵，就討論我剛才講的，題目就是：現在勝利了爲什麼還要節約？發言的時候要連系自己的思想，還要想出辦法來，咱們連裡該怎麼着作，現在就開始說吧！」

指導員剛說完，七班張順成頭一個舉起手來說：「報告！我說說！」指導員允許了以後，他就站起來說：「指導員沒有講課以前，我對咱們的困難認識還有點不足，我覺得革命這麼幾年，風裡雨裡的不容易，這會到了城市住，按理說是該享點福了，這回我才知道勝利了並不是萬事大吉了，解放了的城市也不是聚寶盆，要啥就有啥！要東西得靠生產才行，這城市經過了十幾年日本鬼子、美帝國主義再加上國民黨的統治，把油水都刮淨了，一天比一天窮，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活着的也直不起腰來，咱解放以後，也不能一下子就把生

產都搞起來，這不是像咱當兵的攻砲樓，五分鐘就拿下來了，生產這玩藝，得三年五載，十年八年才能搞的像回子事，再說戰爭眼下還沒有最後結束，四五百萬軍隊要吃要穿，這一筆開銷就老鼻子啦！不節約算不行！」

李東來站起來說：「我除了完全同意張順成的意見以外，還有點補充，誰都知道，咱這幾年戰爭，主要是靠咱老解放區的支援，可是老解放區這些年的負擔，也算够重的了，咱們這年青力壯的一出來，家裏就少了種地的人，這還不算，老百姓出公糧，出勤務樣樣都得供給咱們，就拿咱打太原來說吧，光咱軍隊就有幾十萬，支援前綫的老百姓也下不了這個數吧？要說到咱吃的，穿的，用的，都算起來，一個人一個月就不下四百斤小米，這就是說：咱一個兵得四十個老百姓來養活，誰都知道，咱解放軍就是靠人民，靠自力更生，上面我說的是老解放區，要說新解放區就更困難了，到綏遠打仗誰都看見了，十七八的閨女都穿不起褲子，這並不是笑話，真叫人流淚呀！這樣的新解放區，不但不能馬上要東西，還要發救濟糧，救濟老百姓，拿解放了上海來說吧！上海幾百萬人要吃飯，咱就從老解放區運糧食來，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封鎖，咱困難就

更多了，雖說勝利了，並不是沒有困難了，不節約怎麼行呢？」

李東來的話剛落音，就又有伙人舉起手來喊：「我說，我說！」指導員看了一下，爲照顧到普遍的發言，就指着連部通訊員小崔說：「小崔說吧！」

小崔才十六，在家上過高小，聰明，精神，臉蛋一天到晚紅的像個石榴，再加上見人有幾分羞，活像個小姑娘，連裡都叫他「假丫頭！」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的，指導員這一叫他發言，大伙的眼睛都集攏到他身上來了，他還沒張嘴，臉就先紅了，他說：「上邊的意見都對，我還有點意見，今年雖說是個勝利年，可是跟往年還不同，今年的天災最厲害，從報上看到，光咱河北省就淹了七十多縣，有七百多萬災民，遠的咱先不說，光這天津左右就淹了三千多村子，二百萬人眼下就吃樹皮草根，這裡邊有好幾十個村子是爲了保衛天津挨淹的，大水來了以後，眼看着要淹天津了，天津週圍幾十個村子的人民，情願扒開口子，叫大水淹了他們自己的家，他們親眼看着淹了他們地裡那正開着白花的高粱，沖塌了住着的房子，泡壞了傢具行李，沖走了自己的小孩，這是爲啥呢？這就是爲了保衛人民的城市，大家想想，如果沒有我們親愛的老鄉替我們

受災，天津也許早就泡在水裏了，想到這兒，咱們就不能自己端着飯碗叫救咱們的恩人挨餓，我提議咱們每天每人節省一兩米，這一兩米到咱一百多人嘴裡不算個啥，可是咱一人少吃上一口，就說不定能救活多少口人命哩！」

小崔說完，大家都齊聲的喊：「同意！」

五班長尙丙寅聽了小崔這段話，感動的兩眼滾着淚珠說：「報告指導員，我除去同意節約一兩米，我還要把我每月的津貼費都拿出來，從現在到年底，我都拿出來救災，我覺着這些個吃不上飯的老鄉，都是我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樣，我不能看着他們挨餓！我有吃有穿花不着零錢，烟也不抽了！不抽烟總比不吃飯的困難小多哩！」

接着又有人說：「我節省二兩！」

「我拿兩千塊錢！」

「我出一雙鞋子！」

指導員一看大家的意見很多，就打算先表決一兩米的提議，然後再發動募捐，他便向大家說：「咱們先表決一下小崔那個意見，就是大家每人每天節省

「兩米，同意的舉手」。

指導員向下面數了一下，根本沒有舉手的是張大毛，舉起半截手又縮回去的是小黑子和王三禿，其餘的人都把手舉得高高的，有的還舉起了兩隻手，表示太同意了！

張大毛不但沒有舉手，並且氣沖沖的站起來把大槍往地下一頓，臉變的像朵黑雲彩，歪着個腦袋說：「我們是有困難，節約也應當，可就是咱當兵的節省一兩米，我不同意，因為咱們節省了十幾年啦，誰也沒咱苦，要叫那些個掙薪金的幹部，吃中灶、小灶的幹部來節省，要咱節省乾脆、找根繩子把脖子細起來吧！」

沒等他說完，就舉起來幾十隻手爭先恐後的說：「我說！」

「我有意見！」

「我對張大毛有意見！」

「簡直是牛（謬）論！」

一百多雙眼睛，都盯在張大毛身上，你一言我一語的，引起了一陣喧嘩，

這時，司號員正好吹了下課號，指導員一看到了時間，就沒有叫大家發表下去，便對大家說：「大家下課以後再去議論吧，不必拘形式，可以自由組合。」

一出課堂門，張大毛就說：「魚找魚，蝦找蝦，歪毛找淘氣，來！小黑子！三禿，咱們算一個小組！」這是連裏的三塊寶貝，樣樣落後，挑皮搗蛋，外號叫「三大金鋼」，他們三個往一塊一湊，大夥就知道議論不出個好結果，張順成跟李東來說：「走！咱們聽聽他們說什麼？」李東來把他的手一扯說：「不去！有那大功夫還歇會哩！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這三塊料到一塊還有好話！」張順成一聽這不是對同志的態度，就批評的說：「這樣不對，他是同志，他落後咱要教育，不能不理他！」說着就拉着他去了，這時，這兒就圍了一伙人，看這三大金鋼開會。

張大毛問小黑子跟三禿：「你們倆說說，該不該節省一兩米吧？」張大毛口氣裡含着不滿的意思，他不滿他們倆爲啥舉起半截手贊成節省，以後才放下來，小黑子說：「在來天津的道兒上，我就盤算過，我盤算着這回可該享享福了，不能說吃牛奶麵包吧，也得來個一米一麵，誰想到，這個盤算變了個白喜

歡！進了城還是啃小米，要知道啃小米、還不如在山西住哩！山西小米、倒還好吃點，前幾天聽說快成立聯合政府啦，我想這回可有盼了，當兵的也掙起薪金，花個錢就方便多了，誰想到不但生活不改善，還要節約，我看給上級提個意見，這也快冬天啦！下個命令別吃飯，潑上兩瓢涼水把這冰（兵）凍起來算啦！」

三禿說：「我看節約倒是對，節約下來的糧食救災，這倒也是個積德的事，特別是咱軍隊上家屬的困難，也可以解決一些了，不過我是一個山西人，我們家那兒沒有開水，離着這麼遠，也來不了，別人節省我不反對，我那份不節省。」

他們兩個說完以後，張大毛、像是作結論，又像是罵街似的說：「咱是個革命軍人，咱不能反對節約，可就是叫咱當兵的節約太說不下去，你想，那些有錢的老爺們，一天坐着汽車出戲院進舞場，花錢跟流水一樣，人家拔根汗毛比咱的腰粗，他們不節約，上級這眼睛爲啥就單看上咱這一斤十三兩啦！還有那些個掙薪金的幹部，一個月好幾百斤，他們這個命革的倒怪舒服，他們不是

共產黨領導的嗎！爲啥光叫咱艱苦奮鬥，叫他們享榮華富貴，憑這個我也不節約！」

李東來早聽得不耐煩，一開口，火就到了腦門上，他說：「有錢的是資本家，你是個革命戰士，你爲什麼跟他們比，蔣介石更有錢，你跟他比比吧！」

張大毛一聽這話，臉上就掛不住火了，臉紅得像小鷄下蛋一樣，跳着腳說：「你扯蛋，你侮辱我，你才跟蔣介石比哩！」當時那個陣勢，要不是有人拉着，簡直要打起來，張大毛這個人不怕罵他八輩祖宗，就怕說他是蔣介石，誰要說他這個，他真要跟你拼了。

劉順成急忙拉住了張大毛，解勸說：「他的意思說你是個革命軍人，這是黃金也買不來的光榮，我們不能跟資本家比，再說節約也並不是上級的命令，這是大伙自發的意見，大家都覺着應該這麼作，一兩米雖說不多，可是瓜子不飽是人心，就是資本家在咱解放區裡也拿錢救災呀！何況咱們呢？」大伙拉着，總算沒有動起手來，可是兩個人嘴裡還是不乾不淨的嘟囔着：「什麼立場？他媽頑固腦袋！」

「你侮辱人就不行，老子就不節約，你殺不了頭！」

大伙怕他們再鬧起來，就把他們給拉開了。

晚上點名的時間，指導員宣佈說：「咱們連上除去張大毛、小黑子、王三禿三個人以外都同意節約一兩米，從明天開始實行。」說完這個以後，又把這次節約問題上的幾個思想偏向講了一些，他說：「有的同志說他自己家裡沒有水淹就不節約，我們問問咱們幹革命是爲大家呀還是爲自己呀？」下面異口同聲的說「爲大家！」

「對！咱們偉大的地方就在這兒，這就是咱能爲大家犧牲自己的利益，你們想想，有千千萬萬的人都爲了大家流了血，把他們最寶貴的生命都犧牲啦！我們就是一兩米也捨不得嗎？就這米也是人民給我們的呀！還有的同志說我們生活苦；跟有錢的人來比，你爲啥不跟那沒飯吃的、餓死的人來比呢！咱們差不多都是貧僱農出身的，過去的社會裡，我們都是吃不上，穿不上的，今個憑良心想一想，咱軍隊的生活比鄉下中農的生活強不強？」

一個響亮的回答：「強！」

「對了！我們不能瘡好了就忘疤疼！」

指導員剛說完，就聽着下面有抹眼淚的聲音，靠近小黑子站着的一個同志說：「報告！小黑子哭了！」指導員問：「爲什麼要哭？」

按規矩點名的時間是不許當場提意見的，可是今天指導員問小黑子爲什麼哭，他也就說出來了，他說：「我也要節約一兩米！」緊接着三禿也趁這個機會說：「算上我一份吧！」這時大家似乎忘記了是個點名時間，不由得鼓起掌來！

只有張大毛還堅持着他的意見，要頑固到底，從那天以後，同志們見了他雖說沒有什麼表示，可是他自己總覺着誰也不拿好眼看他，李東來和他鬧了以後，並沒有記他的仇，見了他總是嘴脣的說：「一兩米！」張大毛一聽這話不是味，就反過來問他：「誰叫一兩米？」李東來說：「我說的是你省下來的那一兩米，別人都拿米救災了，說起來還不就是你省下了一兩米吧！」張大毛一聽這個滋味，有點損，就又粗脖子紅臉的說：「你有意見按組織提，爲什麼擋人，我就是不節省，這又不犯法！」李東來接着說：「這犯什麼法！應當記一

大功！」

張大毛把臉一翻，說什麼也不幹了，非拉上他找指導員去不行，他連拉帶扯到了指導員門口，把門「咣當」一開，張大毛就說：「指導員，他憑什麼損人，我不是不節約，我是生氣，爲什麼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還有掙錢的還有不掙錢的，別的意見我都沒有了，我就是對那些掙薪金的幹部有意見，再說我問問，不節約犯不犯法？」

指導員沒有顧得批評他們，因爲他正招待着一位剛來的客人，這位客人就是張大毛的哥哥，他哥哥一九四三年就在部隊上當過指導員，以後在戰鬥上帶花殘廢了，大毛光聽說是他哥參加了地方工作，可沒有想到就在天津作貿易工作了，這位客人站起來往前一顫一蹶的走了兩步，指導員向大毛說：「有事以後再說吧！你看這是誰？」並且叫李東來先回去。

大毛一看是他哥哥，就急忙叫了一聲，「哥！你從那兒來呀？」說完就把頭低下來，對剛才的事有點怪不好意思的。

「我從機關裡來，來看你，正跟你們指導員問你的情形哩！」大毛聽了這

句話，心裡更有點不安，因為他的情形他自己比誰都知道的清楚。所以臉一紅連耳根子都紅了。

「哥！你在那部份工作？」

「在貿易公司！」

「我聽說你對我們作貿易工作的有意見，就不節約，是不是？」

「……」沒有答話。

「我們比你們的生活也許好一點，因為咱們工作性質不同，我們住在一個地方不動，一身衣裳可以穿一年，人又少，住的房子比你們乾淨，伙食改善也方便點，這倒是事實，可是咱們不能一塊比，我們不能跟軍隊一樣，編成一個班一個排的住在一個房子，咱黨的工作也不能光是軍隊，一個是作買賣的一個是打仗的，你怎麼能比呢？我們倒是薪金制，可是我們也節約呀！」指導員向他哥哥介紹了大毛的情況以後，他哥哥的確有幾分火，正想找他來批評他一頓，湊巧他自己來了，並且還是跟人家吵着來的，這就更在他哥哥的火上加了點油，這一頓嚴厲的批評，大毛是閉口無聲，指導員怕他哥哥再生氣，就跟大毛

說：「你先回去吧！你哥哥我們再談一會，他晚上吃了飯才走哩！」

大毛回到班裡以後，爬到炕上就是哭，大家都莫明其妙，因為他這個人向來就不喜歡哭，遇到他不高興的事，能罵大街也不流眼淚！班長一看挺着急，就到連部去問到底爲啥？走進連部屋裡，一看指導員正跟客人談話，沒有問就出來了，正好碰上了通信員小崔，小崔說：「屋裏那個穿灰制服的拐子就是大毛的哥哥，在貿易公司工作，看樣子大小還是個幹部，他聽說大毛在隊上挑皮搗蛋不正幹，把他給吹了一頓，他哭就哭吧！叫我看『該！』吹的好！」

吃完晚飯，大毛他哥要走，指導員對大毛說：「幾年沒見了，還不送送去！送到電車站再回來。」

大毛向指導員敬了一個禮，就和哥哥一塊出去了。

路上，他哥哥問：「現在部隊上的生活比我在的時候還苦嗎？」

大毛知道這話裏有點批評的意思，可是哥哥這一問，又不能不實話實說，哥哥在軍隊上當過指導員，那一點也瞞不過他，大毛說：「比那會強的太多了，一年發三身衣裳，有時候打了仗還分給勝利品，除了鞋子、襪子都按時候發

以外，手巾、牙刷、胰子、牙粉、都月月發錢，吃的比過去也強多了，每人每天要吃五錢油、五錢鹽、五錢肉、一斤菜、三天一頓細糧，那個連要是改善的不好，司務長還要受批評哩！」

大毛的哥哥一聽，高興的說：「那你還鬧什麼情緒呢？」我記得在一九四二年鬧糧荒的時候，我們整吃了兩個月的黑豆、小米粥，那是重病號才能吃上的，這吃黑豆的事我什麼時候也不能忘了！」

大毛心裏也覺着哥哥說的很對，可就是還有一個疙疸解不開，他說：「我不是嫌軍隊生活苦，我是恨爲啥地方幹部生活好，爲什麼他們掙薪津，一個共產黨領導下還分親的厚的嗎？」

他哥哥聽了笑了笑，因爲他知道大毛這種想法並不奇怪，原來他在軍隊上工作的時候對這個問題也弄不太清楚，所以他很耐心的對大毛說：「以前我在軍隊上也是看着地方幹部生活好，其實這是這山望着那山高，軍隊上發這個、發那個，連鉛筆，牙刷補衣裳的布都發給，這不都是錢嗎？掙薪金的啥都出在他那薪金裡，還有的要養家眷，就是沒有家眷的，來往工作應酬也比一個戰士

多，算來算去比部隊生活也強不了多少！」

大毛一想是理，可是這個疙疸總算還沒解完，他又說：「你說的對是對，爲啥那些給敵人幹過事的舊人員，比你們掙的還多，他有什麼功勞？他憑什麼呢？」

他哥哥說：「你是問什麼？是不是問他們憑什麼多掙幾百斤米？」說完就停住了腳步。

「是！」

「我先問你，你是個什麼人？」

「我是個革命戰士！」

「你革命是爲什麼？」

「爲了人民求得解放啊！」

「人民求得解放，光靠你這個革命戰士行不行？」

大毛扭轉頭，想無理狡三分的說個「行！」一想今天是向哥哥說話，又不是李東來，所以就只有答應說：「不行！」

他哥哥肯定的說：「就是不行，我們要團結全國人民來參加這個革命，願意來的我們要團結他，待他跟我們自己人一樣，不願意來的，我們還要爭取他來，能用的就用，能改造的就改造，現在許多舊人員都很積極的工作，他們過去就要靠掙錢養家，我們解放了，如果要叫他跟當兵的一樣供給制，他家裏還吃飯不吃？」

大毛低下頭，一聲也不哼了，他哥哥看他的樣子是已經開始認識到了自己的不對，便更深刻的對他的思想進行批評說：「你有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思想，就是絕對平均主義，聽說你還跟吃中灶小灶的幹部比待遇，這些老幹部，多年不顧自己身體的埋頭工作，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人民願意給他們些報酬，也是他們工作上的需要，你爲啥不跟人家比比對人民的貢獻呢？這種思想很危險，你要知道就是今天的蘇聯也是誰貢獻的多誰得的報酬就多，並不是絕對平均呀！」

大毛覺着哥哥的話，句句都說進自己的心窩裡，正想着要向哥哥當面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偏巧，前面電車來了，哥哥要急着上車回機關，就一面上車

一面告訴大毛說：「回去向指導員好好檢討！」

大毛向哥哥點了點頭，表示回去就檢討。

天快黑了，大毛送他哥哥回來，就急忙找李東來去了，他非要拉着李東來的手去見指導員，李東來以爲他哥哥走了，他又要算報復賬！沒想到他一見指導員，打了敬禮以後，就說：「我當着指導員向李東來同志陪不是！我也要節省一兩米！」

指導員笑了，他握住他們兩個人的手說：「這很好，節約是應該的，困難的確是有，可是咱頭一個大困難沒有了，咱把蔣介石打倒了，今後只是勝利中的困難，我們大家努一把力就克服過去了，你們想想，莫說節省一兩米，就是今天節省十兩米，比五一大掃蕩的生活也還要強的多哩！」指導員這樣一說大家都笑了，他又拍了拍大毛的肩膀說：「大毛！你忘了，那會我當文化教員，你才參加隊伍，敵人圍住兩天沒吃東西，我給你尋了一塊糠饅饅！忘了嗎？」

大毛的臉羞紅了！

喜 日

一

十月一日這天，二連的戰士們各個都歡喜得像孩子們過大年一樣，天還不亮，人們就都爬起來，穿上那嶄新的綠軍裝，準備着升旗典禮，三三兩兩的互相打量互相修飾着每一道沒有記好的鈕扣和每一頂沒有戴正的帽子，連那些向來就有名的拉場戰士，今天也似乎特別加了點功夫，等到太陽剛剛一出來，年輕的戰士們就在大門口飄着五星國旗的綵牌下放起鞭炮，院子裡扭秧歌的鑼鼓聲，簡直把窗上的玻璃都要震碎了，今天這個日子可真有點不平常，你去聽吧！到處是歌聲，到處是歡笑，你去看看吧！每個人的臉都像朶盛開的花。連每個人走路的地步都似乎加重了起來；簡直不是走，而是跳。

五十一歲的老炊事班長劉金生，精心的把早晨吃過飯的鍋碗洗淨，有次序的放在櫥架上，就急忙跑回自己的房子裡，摘下牆上的掛包，取出一把剃頭刀

來，一面端詳着這把刀子，一面用手摸着那滿下巴的殘白鬍子，想把它刮掉又似乎還有點心疼，猶豫了一會，就像是一個指揮員下了最後的戰鬥決心一樣，自言自語的說了一聲：「刮！」就開始動起手來。

這把刀子，跟他整整十個年頭了，他每每一拿起這把刀子來，就總會向別人這樣的誇耀說：「這才是真正北京老王麻子牌的剃頭刀，你們上眼，看，這是什麼鋼口，這把刀子在我手裡整整十個年頭啦，丟了老命也不能丟它，除了老婆就屬它親，」今天因為屋子裡只是他一個人，所以沒有和別人誇，就在腰面上來回的蕩了幾下，又小心的放在桌子上，隨手取出一塊小鏡靠在窗台上，把手巾沾濕，在那滿臉鬍子的下巴上抹了一層雪白的肥皂沫，然後拿過刀子，穩穩當當的一下一下的刮起來，眼看着那個滿臉鬍子的下巴，不一會就變得像塊青柿子了。

正在這個時候，連部的通信員小四，低着個腦袋，一脚就闖進屋來，抬頭一看，老劉正在梳裝打扮，小四就像是看見什麼稀罕事一樣，二話沒說，拉着長聲的「唉喲！」了一聲，扭身就往外跑。

老劉一看這事怪不好意思，又怕小四這孩子出去大驚小怪的亂說一通，就急忙把刀子合上，一邊追一邊招手喊：「小四！回來，有什麼事說呀？刮鬍子你還沒看見過？這有什麼稀罕！」

「你打扮完了再說吧！」

「別開玩笑就攔了公事，來吧！早完拉！」

小四一邊答應一邊就往回走，並且頑皮的跟老劉說：「我怕就攔了你打扮，別怪我，」說完又反過來問：「老劉今天這麼下功夫，眼裡是有誰啦？」

「有誰？有鍋台，我這麼大年紀啦還有誰，今天是個喜日，我高興！」

「是呀，新中國誕生的大喜日子，老頭子要娶上個好老伴，那不是雙喜臨門嗎？」

「算啦！別開我的玩笑啦，告訴你吧，你們年輕的人經過的少不用說啦，就是我這入土半截的老頭子，這麼大的喜日也是大姑娘坐轎頭一遭呀！你想想爲啥我不高興，我還想着登上台唱兩口哩！別瞧我老，扮個青衣花旦的還亞賽那個十七八的一樣。」

「那咱們明天開晚會你就得來一齣呀？」

「是要來一齣，你就等着瞧好戲吧！」

本來小四是有公事來的，可是這麼一扯，他把要說的事也忘下啦，又聽到院子裡有人來叫他，他才忽然想起來說：「老劉，我來是請你去連部開會的，走，快去吧！人家都在那等着你哩！」兩個人拉拉扯扯的到了連部。

二

指導員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紅紅的臉上浮着兩道濃眉，本來長得就挺精幹，又加上今天穿的是深綠色的新軍裝，看來就像是更年輕更精幹了一些，他是座談會的主席，他今天說話的聲音被他興奮跳蕩的心情激動得有些顫抖，聽來好像是氣短似的，他說：「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比我們過新年，打勝仗，比任何事情都應該高興，咱們革命多年流血流汗，爲的是什麼呢？就爲的是奪取政權，爲了革命的勝利，爲了建立新中國。」說到這裡，他緊緊的握着拳頭，跳起來大聲的說：「今天革命勝利了，新中國誕生了！」大家激動的不約

而的鼓起了一陣。激烈的掌聲，接着他又坐下來說：「今天我們除了高興以外，大家心裏都有很多的感想，現在咱們開個座談會，到會的有功臣，有幹部，有戰士，有炊事員，歡聚一堂來說說心裏的話！」

先發言的是大功功臣謝福全，這個人的樣子是粗、黑、愣、胖，鐵匠出身，胳膊伸出來賽過小樑條子一樣，他一開口就像那唱黑頭了開了腔，滿屋人都覺着震耳聾，他說的是滿口的山東調：「俺在家當鐵匠，蔣介石的隊伍要拆俺家房子蓋砲樓，俺爹捨不得那家產，就躺在屋子裏活活的被砸死了，這口氣我作兒的可不能不出呀！俺，左思右想要不報這份仇俺就不算漢子不餓種，前年解放軍一到俺那，俺就報名參加了咱解放軍，非要報這個仇不行，打仗俺不怕死，俺知道殺不了他龜孫的他就要殺俺，當兵這麼幾年俺帶過八次彩，立過一個大功，這不算啥！這是應當的，就是爲打倒那龜孫蔣介石，這會說北京開會，新中國成立了，俺高興的不知怎麼好呀！可是俺也不能光高興，聽指導員上課說啦，敵人還沒有完全消滅淨，俺們還不能歇工，什麼時候有敵人什麼時候就要跟他幹，別的俺也不懂，俺就記住了毛主席那句話：「把革命進行到底！」

「別的俺啥也沒有。」

接繼的有人發言：

「我是喜字在心裡說不出來，我保證堅決執行命令！」

「我以前學習不好，今後軍隊正規化，還要近代化，不學習算不行，我要好好學習！」

「以前我思想上有毛病，總爲個人利益的事鬧情緒，影響工作，今後要決心克服，今天新中國誕生了，什麼利益也沒這個大呀！」

老炊事班長劉金生一要說話，大家的眼睛都向他集攏了，誰也是先看到他那刮得光光的嘴巴，旁邊就有人小聲的叨叨：「老劉年輕了！」「老俏皮！」

真的是年輕了，在解放軍的連隊裏，五十多歲的炊事員是挺少見的，可是老劉的情形却有點不同，他是去年平綏戰役解放過來的，本來當時就給他路費，叫他回家，可是他死也不同，連裡不敢留他，他親自跑去向團長請求說：「我並不老，年輕的人那個敢跟我比，你們說是行軍挑担子，做菜，做飯，我樣樣都拿手，團長你放心吧，啥活兒也拉不下我，咱這解放軍實在強，我死也不

走，」他還怕團長不留他，就又說：「做飯不行我還會喂馬，剃頭也可以，反正得留下我，以前是給人家幹，現在我要給自家幹，我一點也不服老，他們沒有把我治死，以後活着都是賺頭，我老不了啦！」

團長聽了他的話以後，知道這個老頭挺有覺悟，又見他滿臉紅光，的確也是老當益壯，就跟二連連長說：「留下他吧，這個老頭挺好，」從那以後經過了三個多月，他就當了炊事班長，他那股老精神氣真是沒人敢比；每天工作一天數他睡的夜晚，第二天還數他起的早，打太原的時候給隊伍送飯，挑着担子爬山，一邊走一邊唱小調，他又挺好說個打趣的話，那兒有了他那兒就不悶的慌，連裡誰都喜歡他，誰都知道老炊事班長是「老小孩」。

老劉摸着那刮了鬍子的嘴巴說：「我不說別的，我就說說我怎麼當的兵吧，我們家那地方也是窮人多富人少，咱家就是片瓦沒有，民國三十六年，我給我們莊上財主王二仙攬長工，王二仙這個畜牲，外號叫『老騷狐』，他眼裏要有了誰家的姑娘媳婦，那就情着倒霉吧，我那個媳婦雖說是小四十的人啦，可是長的挺少性，這個老騷狐就一天沒黑夜沒白天的往我家跑，氣的我那個老伴

，上吊，尋死，把臉都摟了，她叫我給她打個主意，你們想想，咱一個窮受苦人，有什麼主意呀？我就勸她忍着點吧！只要有口氣在，就得算個活人，可是我那個老伴就不是那窩囊人，這個氣她是死也受不下去，一天黑夜她提了一個包袱就走了，我問她到那兒去呀？她只告訴我說上張家口，以後就再也沒有打聽到音信，」說到這兒老劉喘一口氣說：「女人走了咱自己不能不活着呀，誰想世界上還有這麼無理的事呢？老騷狐算了賬把我趕出來，還逼着跟我耍人，交不出人來就要我的老命。」

老劉的眼圈紅了，從來也沒有見他這麼難受過，他說：「這是個什麼世界呀！誰不知道那媳婦是我的，我這口冤氣沒法出，又爲了這條命，一天，就跑了出來想到張家口去找找我的老伴，就是死我也要跟她死到一塊。張家口那地方兒我怎麼能找到呢？老伴沒找到，碰上那國民黨的軍隊抓我當了兵，這會，我那老伴也許早死了！」

說完這一段話，老劉又想到這是個喜日，苦事留着以後再說吧，就又高興的想到今天，他又摸着他那刮得光光的下巴說：「今天是新中國的生日，我老

頭子高興極了，我找不見老伴不算個啥，只要革命勝利了，把王驤狐這一幫子人們打倒，你們年青的人就再也碰不上這樣的事了！」

「老劉的老婆找不見了，大伙以前都知道，可是誰也不知道這麼詳細，聽了老劉這麼一些話人人心裡當然都會生起一種對於舊社會憤恨的怒火和替老劉的悲痛，但在這個喜日裡，大家因為知道勝利的日子已經來了，所以就都打趣的跟老劉說：「老劉，等着吧，早晚能等上。」

「你不早點說，早說我給你登報找找！」

指導員也問：「你在這兒工作向家打過信嗎？」

老劉說：「以前沒解放那敢打信，上個月才打回一封信給親戚們，告訴他們我還沒死，我在這兒工作，我參加了解放軍。」

指導員說：「也說不定已經回去等着你哩！」

說到這兒，指導員給這個會作了一個簡單的結論說：「今天的座談會上大家都說出了自己心裡的話，大家都是二個意見：新中國誕生了我們要更好的工作，把革命進行到底！」說完就散會了。

天黑了的時侯，各班都在開小型的茶話會，連部跟伙房在一起，在會上——面吃喝說笑，一面玩撲克，指導員跟老劉是打對家，老劉有點不大會玩這個玩藝，一邊出牌一邊問別人，並且嘴裡還不斷的叨叨：「要是推個小牌九，你們誰也不行，要這洋玩藝我老頭算抓啦！」

正在這個當兒，小四從辦公室裡跑來喊：「指導員！電話找！」

指導員有點懶待放下牌似的問：「是什麼地方找呀？」

「東車站，三連連長！」

指導員放下撲克，走到辦公室裡，接過耳機子，叫了一聲「喂！」就聽到裡面問：「你們連裡有個叫劉金生的嗎？」

「有啊！」

「有一個女人拿着一封信打聽××部二連，說是找她丈夫，她不認識地方，你們快來人……」

指導員一聽，高興的心裡直跳，也沒問從那兒來的，也沒管那邊的話說完沒說完，就把機子掛上了，急忙跑到伙房去告訴老劉，老劉這會正在「黑桃！方塊！」的叫喊哩！指導員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快放下吧！你老伴可真的來啦！」

大伙一聽這話就都把牌放下了，只是老劉沒放，並且還十分不相信的說：「玩吧！還玩吧，指導員是開我的玩笑哩！」

「是真的來啦！打電話來說在東車站，叫馬上接哩！」

老劉擺着手還是不相信的說：「不會！不會！這是沒影兒的事。」

「指導員很鄭重的說：『老劉，我多會跟你開過玩笑呢？』回頭又跟小四說：『天黑了，你跟老劉一塊去吧，背上槍！』」

小四一蹦一跳的回去背槍了，老劉一想，指導員不會騙他，可是心裡總想着不會是真的，也許是車站上弄錯了，但又不得不去，這時炊事班裏的人有好幾個也要去，他們一起去了五六個，一邊走一邊嚷着：「接新媳婦去呀！」

「接喜去呀！」

通信員小四，還打了一個新糊的準備明天遊行的，紅五角星燈籠，走出大門口，老劉還是猶豫的向指導員問了一句：「也許是車站上弄錯了吧！」

指導員雖說很起急但又帶着幾分玩笑的說：「什麼錯了，一個老婆那有弄錯的道理，明明是拿着信來找你的嗎！」

別人都催老劉：「快走吧！不會錯！」

有的人玩笑的說：「錯了是我的！」

老劉的心裡已經相信是不會錯的了，只是在想着，她怎麼來的呢？這會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啦，這一路別人跟他開玩笑他也很少說話，心裡是喜是憂有點說不出來。

到了三連連部門口，大伙都把老劉推到前面去，可是他一勁的向後縮，結果還是小四打着燈籠先進去的，他沒進屋，只是從門縫裡瞧見一個中年婦女在板櫬上坐着哩！就急忙回轉來叫老劉他們說：「來吧！情況一點也不錯，我已經偵察好啦！」

人們進屋以後三連連長問那個女人說：「看吧！那個是你們家的人呀？」

這個女人一抬眼就先看見了老劉，老劉也往前湊了兩步，像是要問問：「你怎麼來的呀？」這一類的話，可是並沒有開口。

小四挑皮的說：「老夫老妻的啦還害羞哩！」

屋子裡的人都哄笑起來了。

四

這天晚上，全連都知道老劉的媳婦來了；伙房的屋子裡擠了個風雨不透，糟雜的聲音也分不清是誰在說話，是誰在歡笑，是誰在鼓掌了。

指導員馬上召集俱樂部的委員說：「今天怪巧，這個機會好不容易，革命勝利了，新中國誕生了，舊社會推翻了，咱老劉這失散的夫妻也團圓了，這是多麼高興的事呀！咱們馬上組織一個晚會來給老劉慶賀。」

說完以後，俱樂部委員便馬上到班裡去組織節目，大家一聽，都沒有不同意的。

謝福全說：「俺來一段山東小調！」

接着：「我的五家坡！」

「我的梅花大鼓！」

「我的蓮花落。」

天氣到晚九點鐘的時刻，晚會開始了，全場是在一間大屋子裡，桌面上都舖的是紅色的布，毛主席像的兩旁都掛着紅色的國旗，兩個巨大的紅色五角星燈，把每個人的臉都映得緋紅，左邊的大紅椅子上坐的是老劉，簡直像個年輕的新郎，右邊大紅椅子上坐的是他老婆，簡直像個新娘子，這個晚會簡直也可以說像一對老夫妻的結婚典禮，每個人的臉都是喜氣洋洋的。

經過了一陣熱烈的鼓掌後，就是老劉講話，他還是先摸摸那刮得光光的下巴；像一個年青小伙子似的大聲說：「今天這個大喜的日子我要先給咱們毛主席敬禮，沒有他老人家救我，我這把老骨頭，早不知喂了什麼野獸啦，沒有他老人家救我這老伴，我們這夫妻死也別想團圓，沒有他老人家領導的好也就沒有這新中國的生日，我一定要跟着他老人家走，我不老，我又年青啦，我還能幹他個幾十年，世界上什麼時候有反動派，我什麼時候就跟他狗日的拼到底」。

年青的人聽了這老頭的話，心裡都激動得了不得，沒有人不在想，這老頭子還這麼進步，何況咱們呢？幹！決不能鬆勁……」

該請他老伴講話了，大伙兒心裏想，這個剛由鄉下來的女人，一定不大敢張嘴，誰也沒想到這老婆子可真不是窩囊人，往桌子跟前一站堂堂的就說起來：「我們村王財主，逼得我逃到張家口，咱一無親二無故，就指着給人家縫縫連連的混碗飯吃，那個苦呀！混身都是嘴也說不完呀！」她沉默了一會，撩起大襟擦了擦眼角裏的淚，這時，下面是寂靜無聲，一百多雙眼睛都看着這個老婆子的臉，老了，的確是老了，在她那花白的鬢角下，刻着一堆深深的皺紋，標誌着她走過來的日子。

她說：「實指望着有那出頭的一天，來報這個仇，誰想到我那老頭子也給國民黨抓去當了兵，我從那以後就盼天盼地盼了這麼幾年，這回解放了我才從張家口回去，村裡的人都起來告那個王二仙老畜牲，這會政府裡把他扣起來了，村裡的人翻了身。上一個月又接着我們老頭子的信，說他當了解放軍，我恨不得向着那老佛爺磕三個響頭，親戚朋友們沒有不高興的呀，我這才拿着信來

瞧他。」

最後她說：「我沒別的，我叫老頭子在隊上好好的工作，我還得拜拜咱毛主席，」說完扭回頭就向毛主席施了個婦人禮，屋裡響起了一陣熱烈的口號！

「毛主席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萬歲！」

「中國人民共合國萬歲！」

下面進行遊藝節目的時候，大家都歡迎老劉唱山西梆子，他一條腿立在地
下，一條腿蹬在椅子上，就唱了起來，可真像那十七八的呀。

五

開過晚會以後，雖說已經十一點鐘的樣子了，但人們都不肯去睡，過這個國慶日的夜，大家都準備着像大年三十日熬夜一樣的玩到天明，每個房間裏都是打撲克的，講笑話的，猜拳的，好玩的戰士們用舊手榴彈的火藥，在院子裏放起花炮，有的還在趕着糊燈籠，準備着明天的遊行。

指導員和幾個俱樂部的人，在操持着老劉兩口子的房間，因為大家住的很擠，沒有空房，司務長情願自己搬到炊事班去住，把房子讓給老劉。

房子打掃乾淨以後，放進了一張嶄新的床，鋪的是新毯新被，然後就像是請新郎新娘入洞房一樣的，把老兩口子請了進來。

老劉進屋一看，有點不大敢坐下似的，很不自然的對指導員說：「你們這是怎麼啦，這還得了呀！我可實在受不了呀！」他張着嘴不知再說什麼好了，手腳也覺得怪沒處放的。

老劉老婆看看老劉又看看大伙，臉上一陣陣的發燒，什麼話也不說，又加上多少有點鄉下人的拘束，那才真像個新娘子了。

這時間，門口上又是一陣熱鬧，這是文化教員領着一伙子戰士來給老劉賀喜的，打着鑼鼓，提着紅燈籠，把一付鮮紅的對聯，貼在這個屋子的門口上，貼完還唸了一遍。

上一聯：「新中國誕生除舊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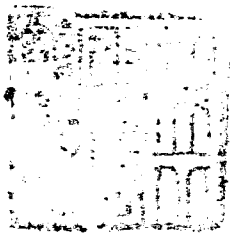
下一聯：「老夫妻重逢過新婚。」

橫批是：「雙喜臨門」

貼完對聯，又把鑼鼓打起，一個戰士進屋數起一段順口流：「說喜歡，道喜歡，新中國成立頭一天，我給老劉來賀喜，祝你們久別的夫妻重團圓。」跟着一陣鑼鼓聲後就是一陣歡笑，老劉的眼睛笑成了一條線兒，真是合不上嘴了，用袖子擦着他眼眶裡滾着的熱淚。在他年青了的心裡只是這樣的想着：這個大喜的日子可實在不容易呀，是千萬人用血肉換來的，今後要更好的工作，我還不老，還能幹幾十年。

第二天清早，四點半鐘的時候，別人都還沒起，老劉又坐在他那個小板凳上「呱噠！呱噠！」的拉起他的風箱。

四九，十，二十六日



婚事

著者 張志民

印行者

北京地安門內米穀庫二號
天下圖書公司
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號二五號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北平造華北第一版

大眾文藝叢書

傅家寶 (小說集)	趙樹理著
一個下賤女人 (小說集)	馬·蜂著
鐵樹開了花 (小說集)	曾·克著
婚事 (小說集)	張志民著
囑咐 (小說集)	孫·犁著
親家 (小說集)	康·濯著
人民的兒子 (小說集)	方·紀著
平原上 (小說集)	秦兆陽著
望南山 (中篇)	楊·朔著
問題在那裡? (中篇)	趙·熙著
勞動姻緣 (中篇)	陳·淼著
村歌 (中篇)	孫·犁著
楊趕會的一家 (中篇)	俞·林著
劉志丹的故事 (中篇)	董均倫著
十月北京城 (報告)	呂·劍著
山村紀事 (散文·報告)	蕭也牧著
在城郊前哨 (散文·報告)	嚴·辰著
穆林女獻槍 (詩)	王亞平著
生命的春天 (詩)	嚴·辰著
報功單 (劇本)	胡·奇著
生死仇 (劇本)	邊斐等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63

-9



婚

基本定價 \$ 3.20